

何宮贊遺書

漢書注考證敘

顏氏輯衆說以注班書精核周浹非膚受可冀然閒有管
隙所及妄以爲未安者筆幟凡數百條芟昔人所已言者
存若干條中亦有昔人已言而仍存者昔人及之而未詳
或詳而私心仍未安也後漢書注考證數十條備錄於後
別爲一卷甲辰季冬何若瑤書於宣武門外槐西聽雨館

前漢書注考證

番禺何若瑤學

高帝紀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音定他皆類此

按東方朔傳柏者鬼之廷也與敬徑等韻是廷本音定
謂顏注方音非是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韋昭曰元
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
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
主爲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爲諡也

按高祖母諡昭靈姊諡宣又諡昭哀元當是諡元訓長
魯長不成文當時已謂之元者追書之詞且百官公卿

表帝姊妹曰長公主時惠帝未卽位不得稱長公主高祖少弟楚王交亦諡元亦可謂最長乎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魏韓殷也

按本紀元年六月塞王欣翟王翳降二年十月常山王耳敗走降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置河內郡陳餘傳漢二年餘乃遣兵助漢是時耳敗走降無兵河南殷改置郡韓改立信則五諸侯者塞翟魏韓信趙也

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如
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
古曰天子不親主昏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昏故其女
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昏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
昏也

按女子重臣之女子當曰翁主王主不當曰公主注詳
而未察紀文之誤也

漢王跳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
作逃

按下乃云獨與滕公共車跳不得遽訓獨出說文跳一

前漢書注卷之
二
曰躍也躍迅也則跳是疾走與燕王傳跳距合亦不必
更音逃

城守師古曰守其城也守音狩

按城守城之守者也音狩是謂守其城非且與下欲誅
蕭曹文勢不協

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涇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
在他許皆稱陳

按許所通詩伐木許許說文作所所項梁盡召別將師
古曰謂小將別在他所者疏廣傳餘尚有幾所師古曰
幾所猶言幾許

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

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

按武帝紀元光三年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張
謂依河是也翟方進傳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
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依以自固此則河水本環曲
依以作壘環如字不音宦

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韋昭曰
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
按劉攽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是鄣本非郡也地理
志丹陽郡注云故鄣郡沿紀之誤武帝元封二年徙郡
丹陽以鄣爲縣乃曰故鄣是時尙未徙郡曰故鄣亦非

文帝紀

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日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旣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按以下師古曰爲下棺也旣葬服三十六日而除翟方進傳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與此合

或玷於死亡服虔曰玷音反玷之玷孟康曰玷音屋檐之

檐如淳曰跖近邊欲墮之意

按跖或作墊溺也書益稷下民昏墊

景帝紀

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誅策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卽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

外戚傳案誅大行廢栗太子是景帝七年

已有大行之名紀云中二年卽景帝九年表云中六年卽景帝十三年均誤

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不云大鴻臚奏諡乃云大行與此紀文不合然武帝紀建元六年云遣大行王恢衡山王傳武帝元狩二年云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是時已有大行之名當是景帝更典客爲大行直至太初始更爲大鴻臚故建元六年云大行獻王薨於元光五年云大行元狩二年亦云大行也

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劭失之

按三輔武帝以前總名內史自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

史太初元年更左內史爲左馮翊分右內史而二之一
更名京兆尹一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師古曰主爵
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
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是主爵中尉而治於右內史非左
右內史之外別有所謂主爵中尉也紀誤顏注亦未析
武帝紀

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

按百官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
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
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

見夏后啟母石師古曰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

書之非當時文

按史皇孫諱進而宣帝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均追書之
詞劉頌以爲後人誤重出啟字非也

救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乙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
開除八通鬼道故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按八通鬼道八方之神俱見郊祀志然志別有八神一
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
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七曰日主祠咸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如淳曰食貨
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爲吏師古曰謫

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與應劭說合蓋因秦制也

按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注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顏說是也

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

按天漢二年大搜臣瓚曰索姦人也征和元年大搜上林閉長安門索十一日搜自是索姦人謂索踰侈者非也

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師古曰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

按止禁前禁而今止也止訓總未安

巫祠道中與巫蠱不同且巫蠱起於

征和元年相去
尚七八載也

西登隴首獲白麟曰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裏蹠曰協瑞焉師古曰武帝
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蹠之形以易舊法耳

按此以泰山所見之黃金爲麟足馬蹠非普改鑄也故
下總曰協瑞

昭帝紀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
馬又作馬上弩機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
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

按景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
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孟注六寸寫
誤

宣帝紀

其益吏百石呂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
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按百官公卿表注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
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
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
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
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

前漢書注卷三
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如說六百當作十六斛
飲飛射士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茲
飲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武帝改曰飲飛官有一令
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弋鳧雁歲萬頭以供祭祀宗廟
瓚本百官表

按注又引許慎曰飲便利也便利繒繳以弋鳧雁故曰
飲飛說文無弋鳧雁句不知顏何据而取之

古今人表

太師摯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
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按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至於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是也

韋師古曰豕韋國彭姓

按豕韋列於上下不應復列於下上韋別一人如劉姓豕韋也

司徒皮師古曰卽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是也

按吳芮封番君音婆詩羔羊之皮左傳牛則有皮亦音婆